

不問生生死死來時路

羊令野

當兵當過「代馬輪卒」的卒子，寫文章寫出「代馬輪卒手記」的文章，這般人生，我想是最踏實的、最真摯的人才能做到，才能說出。

這本手記，不是炫耀才華，亦非表現學力，最重要的從他數十年來「碎錦」般的生活中，串綴了這人間另一面壁畫，從畫面上看，也許你觸及的春花秋月，多姿多彩；如果你深一層去吸引，則是血淚的湧現，悲憤的迴響。真個歡天喜地之中，別有寂天寞地之境。拓蕪非聖者賢人，其家世非鼎鼐之家，其才具非廟堂之選，我們涇縣人稱之為鄉巴佬，臺灣話戲謔為草地郎，無非是個老實人而已。他的筆底人物，大多生死與之，甘苦共之的異姓兄弟，所有的事件，莫不是史家所不屑，高人所不為者，可是就憑這些樸素的紀錄，他替卅年來歲月作了見證，而這見證却是如此的溫柔敦厚，亦如詩三百篇中所呈現的歌聲，低迴於我們的心弦之上。

讀歷史，當讀司馬遷的史記，那是經由一顆詩心孕育而出的，故司馬遷亦詩人也。讀「自傳」，當讀「代馬輪卒手記」，那也是詩人沈甸張拓蕪另一枝彩筆的裸裡。可是寫歷史的人並不是創造歷史的人，而寫自傳的人，往往矯揉做作，恒少真摯。因此拓蕪的手記，最為珍貴的乃是一個真實的我之自白；這是文學的「真」，也是詩人的「真」，這種坦蕩蕩的風貌，古人稱之為君子，而我則曰人類愛與藝術愛的全然表現，從心靈到人間以至宇宙，無不沛然充盈。

從戰場到病榻，他戰勝了死神，也戰勝了自己，上天留給他一顆不朽的心靈，一隻健康的右手和右腳，在形貌上雖是半殘人，但殘而不廢。他的手記在病後誕生，可說是一位隻手旋乾坤的人。從提夜壺的手到持槍的手，從寫詩的手到寫手記的手，而今拓蕪在人生上在文學上乃一得心應手的人。所謂「得心應手」者，亦即

隨心所欲，從吾所好也。清源惟信禪師的見山見水的話頭，那第三度的山和水，正是拓蕪心眼中的那座青山、那泓綠水。凡是讀這本手記的人，請不要問那生死的來時路，也不須去測量那青山的脈絡，或者去尋覓那綠水的源頭，那路就在你的脚步回聲裏，那青山綠水就在你的肩際心底蜿蜒而來！

大兵文學代表作

鄧文來

自古論文，以誠爲貴；誠能感人。

所謂誠，就是文章內涵的真實性，也即是個人生活的體驗，如何運用文字的技巧表達出來，給予讀者真實畫面的感受。

拓蕪兄這本集子裏所收集的文章，就是他個人生活的體驗。他本是詩人，詩人底心意常是意象的，但這本集子的每一篇，都是實體的生活表達，而且表達的技巧非常的傳神。當我讀他第一篇手稿時，我就決定爲拓蕪兄在「中華文藝」開一個專欄。

現在拓蕪兄彙集成書，而我是這本書最早的催生人。我要說的，這本集子裏的文章，它所代表的不僅是作者個人生命過往的素描，而且涵蓋了時代的、歷史的投影。因爲作者是出生在中國最動亂的年代，面臨的生活是戰火、離亂，生存於這種背景的人羣，最易暴露人性，人的尊嚴常被摧毀，裸露的是生存的慾望，如何選擇活下去！作者在每篇文章裏，所表達的雖只是一羣卑不足道的小人物生活形態，但是這些生活，是以血淚所塗